

悲惨世界

外国文学卷

雨果著
(法)

中国和平出版社

●主 编 韩作黎
●副主编 赵惠中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二)



428
Y6
:4
C-4

44B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一)

——外国文学卷

44B-3

悲 惨 世 界

(四)

[法] 雨 果 著

秦建远 译

中国和平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6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悲惨世界/(法)雨果著;秦建远译. - 北京:

中国和平出版社, 1997. 12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 外国文学卷/韩作黎主编)

ISBN 7-80101-816-8/G·683

I. 悲… II. ①雨… ②秦…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4992 号

悲惨世界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一)

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8 号 100037)

河北省迁安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620.125 印张 11023 千字

印数: 1-5100 套

ISBN7-80101-816-8/G·683

定价: 618.00 元 (全套共 116 册)

六

也就是在 1823 年圣诞节那天下午,有一个人在巴黎医院路最僻静的一带徘徊了好一阵。那个人好像是在寻一个住处,并且喜欢在圣马尔索郊区贫苦的地带的那些最朴素的房屋面前下来仔细地看。

那人后来确在那荒僻地区租到了一间屋子。

那人,从他的服装和神气看去,是极其穷苦而又极其整洁的,使有见识的人从心中产生一种双重的敬意,既敬其人之清贫,又敬其人之端重。他戴一顶干净的旧圆帽,穿一身已经快磨破的赭黄粗呢大衣,一件带口袋的古式长背心,一条膝头上已变成灰色的黑裤,一双黑毛线袜和一双带铜扣襻的厚鞋。他满头白发,脸上布满皱纹,嘴唇灰白,饱尝愁苦劳顿的脸色,看去好像已是 60 多的人了。可是从他那慢而稳健的步伐,从他动作中表现出来的那种饱满精神看去,我们又会觉得他还是个 50 不到的人。他额上的皱纹恰到好处,使人容易发生好感。他的嘴唇曝起,有种奇特的线条,既严肃又谦逊。他的眼睛里显出一种忧郁恬静的神情。他左手提着一个手结的毛巾

小包袱，右手拿着一根木棍，好像是从什么树丛里砍来的。那根棍是仔细加工过的，样子并不可怕。

那条路上的行人一向少，尤其是在寒冷的冬季。那个人好像是要避开行人，但也没有露出故意回避的样子。那时候，国王路易十八几乎每天都要去舒瓦齐勒罗瓦。那是他爱去游息的地方。几乎每天将近两点时，国王的车子和仪仗队就会在医院路飞驰而过。

国王每天准时走过，对医院路而言这是件天天发生的大事。

那个穿黄大衣的行人显然不是那一区的人，也很可能不是巴黎人，因为他不知道这一情况。当国王的车子在侍卫骑兵的护卫下，从妇女救济院转进医院路时，他见了有些诧异，并且几乎吃了一惊。当时那巷子里只有他一人，他连忙避开，立在一堵围墙的墙角后面，但已被卫队长哈福雷公爵先生看见了。也有一些警察也注意到他，有个警察奉命去跟踪他。但是那人已隐到僻静的小街曲巷里去了，后来天色渐黑，警察便没能跟上他。

那个穿黄大衣的人摆脱了警察的追踪以后便加快脚步，但仍随时警觉地往后望，看看是否还有人跟踪他。四点一刻，就是说天已渐渐黑了，他走过圣马尔丹门的剧院门口，那天正好上演《两个苦役犯》。贴在外边的那张海报引起了他的注意，所以他当时虽走得很快，但仍停下来看了一遍。一会儿过

后，他便到了小板巷，走进锡盘公寓里的拉尼车行办事处。车子4点半开出。马全套好了，旅客们听到车夫的叫唤，都连忙爬上那辆马车的铁梯。

那个人问道：

“还有位子没有？”

“只有一个了，在我旁边，车头上。”那车夫说。

“我要。”

“请上来。”

可是，起程之前车夫对旅客望了一眼，看见他的衣服那样破旧，包袱又那么小，便要他付钱。

“您一直去拉尼吗？”车夫问。

“是的。”那人说。

旅客付了去拉尼的车费。

车子走动了。走出便门以后，车夫想和他聊天，但是旅客总是回答一两个字。于是车夫决定自己吹口哨，要不就骂自己的牲口。

车夫裹上他的斗篷。天冷起来了。那人却好像丝毫没有感觉到。大家便那样走过了古尔内和马恩河畔讷伊。

将近六点时，车子到了谢尔。走到一家客马店门前时车夫便停了车，让马休息。

“我在这儿下车。”那人说。

他拿起他的包袱和棍子，跳下车。

一会就不见了。

他没有走进那客马店。

几分钟过后，车子又在谢尔的人街上遇见了他。

车夫转过头向那些坐在里面的客人说：

“那不是本地人，因为我不认识他。看他那样子，不像是有钱人，可是花起钱来，却又不在于乎，他车钱付到拉尼，但只坐到谢尔。天都黑了，所有的人家都关了门，他却不进那客店，一下子人也不见了。难道他钻到土里去了？”

那个人没有钻到土里去，他还在谢尔的大街上，快步地摸黑往前走。还没有走到礼拜堂，他便向左拐进了去孟费郇的那条乡村公路，就像他曾经到过而且熟悉这地方一样。

他沿着那条路快步往前走。从加尼去拉尼的那条栽了树的老路和他走的那条路有一个岔路口，听见前面有人来了。他连忙躲在沟里，等那些人走过去。那种小心其实是不必要的，因为，当时是在12月的夜晚，天非常黑。天上只隐隐露出两三点星光。

那里是个山坡。那个人并不回到去孟费郇的那条路上，他向右，穿过田野，大步走向那树林。

走进树林后他放慢了脚步，开始仔细察看每于棵树，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好像是在边走边找一样秘密的通路。有那么一会儿，他迷失了方向，停了下来，犹豫不前，接着就摸索着走一段，最后，他走到了一处树木稀疏、有一大堆灰白大石头的

地方。他兴奋地走向那些石头，在黑夜的迷雾中，一一仔细察看，好像进行检阅似的。有株生满了树瘤的大树长在那堆石头几步远的地方。他走到那棵树下面，用手去摸那树皮，好像他要认出并数清那些树瘤的数目。

他摸的那棵树是岑树，在那岑树对面，有棵长了脱皮病的栗树，那上面钉了一块保护树皮的锌皮。他又踮起脚尖去摸那块锌皮。

接着，他在那颗大树和那堆石头之间的地上踩了一阵，仿佛要知道那地方近来是否有人动过。

踩过以后，他再辨明方向，重行穿越树林。

刚才遇见珂赛特的便是那个人。

他从一片矮树林中向孟费郇走来时，望见一个小黑影在一面走一面呻吟，把一件重东西放在地上，然后拿起来再走。他赶上去看，那影子原来是一个提着大水桶的小孩。

于是他走到那孩子身边，一声不响，抓起了那水桶的提梁。

七

珂赛特没有害怕。

那个人和她说话。他说话声音是严肃的，几乎是低沉的。

“我的孩子，你提的东西太重了。”

珂赛特抬起头，回答说：

“是呀，先生。”

“给我，”那人接着说，“我来替你拿。”

珂赛特丢了水桶。那人便陪着她一起走。

“确实是很重。”他咬紧了牙说。

随后，他又说：

“孩子，你几岁了？”

“8岁，先生。”

“你是从很远的地方这样走来的吗？”

“从树林里泉水边来的。”

“你要去的地方还远吗？”

“从这个地方，怎么也还要走一刻钟。”

那人停了一会不开口，又突然问道：

“难道你没有妈妈？”

“我不知道。”那孩子回答。

那人还没有来得及开口，她又补充一句：

“我想我没有妈妈。别人都有。我没有。”

过了一会，她又说：

“我想我从来就没有过妈。”

那人停下来，放下水桶，弯着腰，把两只手放在那孩子的肩上，想在黑暗中看清她的脸。

来自天空的一点暗淡的微光隐隐约约照出了珂赛特瘦削的脸庞。

“你叫什么名字？”那人说。

“珂赛特。”

那人好像触了电似的。仔细地看了她一阵。之后，他拿回了他的手，提起水桶，又提起来。

过了一阵，他问道：

“孩子，你住在什么地方？”

“我住在孟费郛，您知道那地方吗？”

“我们现在就是去那地方吗？”

“是的，先生。”

他又沉默了一下，又问道：

“是谁要你在这个时候到树林里来提水的？”

“是德纳第太太。”

那人想尽力控制住自己，可是他的声音却抖得出奇，他说：

“她是干什么的，你那德纳第太太。”

“她是我的东家，”那孩子说，“她是开客店的。”

“客店吗？”那人说，“好的，我今晚就在那里过夜。你领我去。”

“我们就是向那里去呢。”孩子说。

那人走得相当快。珂赛特也能跟上他。她已不再感到累了。她不时抬起眼睛看那个人，显出一种无法言喻的宁静和信赖的神情。她感到她心里有种东西，好像是飞向天空的希望和快乐。

过了几分钟，那人又说：

“难道德纳第太太家里没有女佣人吗？”

“没有，先生。”

“就你一个吗？”

“是的，先生。”

谈话又停下了。珂赛特提高了声音说：

“应当说，还有两个小姑娘。”

“什么小姑娘。”

“是潘妮和兹玛。”

孩子简化了为德纳第大娘所心爱的那两个浪漫的名字。

“潘妮和兹玛是干什么的？”

“是德纳第太太的小姐，就是说，她的女儿。”

“她们两个又干些什么事呢？”

“噢！”那孩子说，“她们有挺漂亮的娃娃，有各色各样装了金的东西，花样多极了。她们做游戏，她们玩。”

“整天玩吗？”

“是的，先生。”

“你呢？”

“我，我工作。”

“整天工作吗？”

那孩子抬起一双大眼睛；一滴眼泪几乎掉下来，不过在黑暗中没有人看见，她轻声回答：

“是的，先生。”

她停了一会，又接着说：

“有时候，我做完了事，人家允许的话我也玩。”

“你怎样玩呢？”

“有什么玩什么。只要别人不来管我就行。但是我没有什么好玩的东西。潘妮和兹玛都不许我玩她们的娃娃。我只有一把小铅刀，这么长。”

那孩子伸出她的小指头来比划了一下。

“那种刀切不动东西吧？”

“切得动，先生，”孩子说，“切得动生菜和苍蝇脑袋。”他们已到了村子里，珂赛特领着那陌生人在街上走。

他们走过面包铺时，珂赛特没有想到她应当买个面包带回去。那人没有再问她什么话。只是面带愁容，一声不响。

他们走过了礼拜堂，那人见了那些露天的铺面，便问珂赛特说：

“今天这儿赶集吗？”

“不是的，先生，是过圣诞节。”

他们快到那客店的时候，珂赛特轻轻地推着他的胳膊。

“先生？”

“什么事，我的孩子？”

“我们马上就到家了。”

“到家又怎么样呢？”

“现在让我来提水桶吧。”

“为什么？”

“因为，要是太太看见别人替我提水，她会打我的。”

那人把水桶交还给她。不大一会，他们已到了客店的大门口。

八

那个大娃娃还一直摆在玩具店里，珂赛特经过那地方，忍不住斜着眼睛再看它一下，看过后她才敲门。门开了。德纳第大娘端着一支蜡烛走出来。

“啊！是你这个小叫化子！谢谢天主，你去了多长时间！你玩够了吧，小贱货！”

“太太，”珂赛特浑身发抖地说，“有位先生来过夜。”

德纳第大娘的怒容立即变成了笑脸，这是客店老板们特有的随机应变，她连忙去找那新来的客人。

“是这位先生吗？”她说。

“是，太太。”那人一面举手到帽边，一面回答。

有钱的客人不会这么客气。德纳第大娘一眼看见他的手势和他的服装行李，又立即收起了那副笑容，重新摆出她生气的面孔。冷冰冰地说：

“进来吧，汉子。”

“汉子”进来了。德纳第大娘又重新看了他一眼，特别注意到他那件很旧的大衣和他那顶有点破的帽子，她对那位

一直陪着车夫们喝酒的丈夫点头，皱鼻，眨眼。她丈夫微微地摇了摇食指，努了努嘴唇，这意思就是说：这人完全是个穷光蛋。于是，德纳第大娘提高了嗓门说：“喂！老头儿，对不起，我这儿已经没有地方了。”

“请您随便把我安排在什么地方，”那人说，“顶楼，马棚都可以。我仍按一间屋子付钱。”

“40个苏。”

“可以。”

“40个苏！”一个赶车的对德纳第大娘轻声说，“不是20个苏吗？”

“对他就是40个苏，”德纳第大娘用原来的口吻回答说，“穷人来住，更不能少给呀！”

“这是真话，”她丈夫斯文地补上一句，“在家接待这种人，算是够倒霉的了。”

这时，那人已把他的包袱和棍子放在板凳上，靠近一张桌子坐下来，珂赛特也赶忙摆上了一瓶葡萄酒和一只玻璃杯。那个先前要水的商人亲自提了水桶去喂马。珂赛特也回到菜桌子下面，坐下去打毛线活。

那人替自己倒了一杯酒，刚刚送到嘴边，他带着一种奇特的神情，留心观察孩子。

珂赛特长得不好看。假使她高兴起来也许会漂亮些。

她面黄肌瘦，她已快满8岁，看上去还是个6岁的孩子。

两只大眼睛深深隐在一层阴影里，没有光彩，这是由于经常哭的原故。她嘴角显示出内心的痛苦，就像那些快被处死的囚犯和自知没救的病人。她的手，正如她母亲猜想过的那样，生满了冻疮。当时炉里的火正照着她，使她身上的骨头显得格外突出，她瘦得令人心酸。由于她经常挨冻，她已有了紧紧靠拢两个膝头的习惯。她的衣服只是一身破布，夏季见到会使人感到可怜，冬季使人感到难受。她身上只有一件满是窟窿的布衣，没有一寸毛织的衣物。到处都露出肉，全身都能看到德纳第婆娘打出来的青块和黑块。两条光腿，又红又细。锁骨的窝使人见了心痛。那孩子，从头到脚，她的态度，说话的声音，迟钝的表情，一举一动，都表现和透露了一种心情：恐惧。

恐惧笼罩着她，她被恐惧包围着，恐惧使她的两肘紧缩在腰旁，使她的脚跟紧缩在裙下，使她尽量少占地方，尽量少吸不必要的空气，恐惧就像是长在了她身上，除了每天增加以外，没有其他别的变化。在她眼睛的一角有着惊惶不定的神色，那便是恐怖藏身的地方。

珂赛特是这样的害怕：她回到家里，即使，浑身透湿，却不敢到火旁去烤干衣服，而只是一声不响地走去干她的活。

这个8岁孩子的眼神经常是那名苦闷，有时还那么凄楚，以致有时候，她看起来好像正在变成一个白痴或是一个妖怪。

她从来不知道祈祷是怎么回事，她也从不曾踏进礼拜堂

的大门。“我哪有闲空去那里”德纳第大娘常这么说。那个穿黄大衣的人一直望着珂赛特，眼睛不曾离开过她。

德纳第大娘忽然喊道：

“我想起来了！面包呢？”

珂赛特每次听到德纳第大娘提高声音，总赶忙从桌子下面钻出来，现在她也照例赶忙钻了出来。

她早已把那面包忘得一干二净了。她只得采用那些经常在惊吓中的孩子的应付办法：撒谎。

“太太，面包店已经关了门。”

“你应当敲门呀。”

“我敲过了，太太。”

“敲后怎么样呢？”

“他不开。”

“是真是假，我明天就会知道的，”德纳第大娘说，“要是你说谎，看我不把你抽得乱蹦乱跳。等着，先把那 15 个苏拿来。”

珂赛特把她的手插到围裙袋里，脸色变得铁青。那个 15 个苏的钱已经不在。

“怎么回事！”德纳第大娘说，“你听见我的话没有？”

珂赛特把那口袋翻过来看，什么也没有。那钱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可怜的孩子一句话也说不出。她吓呆了。

“那 15 个苏你丢了吗？”德纳第大娘暴跳如雷，“还是你想